

20250406

随水文存



生哥付费圈

时政/财经/认知/热点

历史1万+付费文立即获取
请加微信: xuetaang7799

本文首发于2024年6月5日，活了一个月。其实观点没啥问题，主要因为赶上7月份老和尚过生日期间对涉藏题材的严打（每年3月和7月的“例行公事”），于是就被和谐了。后来很多人要我重发这篇东西，但我写完之后又想到了一些补充，增补了6000多字的新内容，因此一直拖到现在才发。这次的增补版设置了付费阅读，主要是为了防止被再次和谐。公众号上有个机制，付费文章只要发表出来就不会被和谐——一方面，付费内容自我限制了传播能力，掀不起大波澜；另一方面，如果把付费文章和谐掉，会涉及一系列麻烦的退款问题。所以我之前以及今后的涉敏题材都会设置付费阅读，以确保能够活下来，大家请多包涵。

藏传佛教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增补版），随水文存，1小时41分钟

本文全长23055字

//

快速索引

//

“上师”释义

上师的由来

佛陀不识字

开源系统

密教的由来

知识垄断化

传承神秘化

IP永久化

西藏问题的产生原因

结语

这是一篇我很早就想写的文章，迟迟没有动笔是因为觉得写了也发不出来。因为我最初思考的，并不是“藏传佛教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而是“**西藏问题的根本症结究竟在哪里**”。

“西藏问题”这个词最近这些年越来越少被提起，很多人可能认为西藏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了。会有这种感觉是因为我们的媒体近年来掩耳盗铃地对老和尚以及西藏问题讳莫如深，假装这个问题不存在——如今西藏人民如此安居乐业，怎么会有问题呢！？但**老和尚**毕竟年事渐高，原本

趋于平静的西藏问题，很可能突然会在某一天随着他的离世突然爆……

近年来读了大量关于西藏近现代历史的书籍，让我意识到西藏问题并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因此我一直都在思索，解决西藏问题的最根本的症结究竟是什么……

直到经过了2023年的西部考察、以及带着我岳父母去拉萨朝圣（详见《[拉达克岳父母东游记（二）拉萨寻根](#)》），才结合各种历史、理论、现实，把这个问题给想通了。

但是，假如我从“西藏问题”这个角度来客观写的话，犹如戴着镣铐跳舞，会涉及太多敏感话题，甚至不得不引述某些与官方叙事相悖的历史，因而不知如何下笔。

后来我又往更深的层次想了一层，**意识到“西藏问题”的本质，归根结底是藏传佛教的问题**——从这个角度，那就容易写了。

我开宗明义直接先说结论——**“西藏问题”乃至藏传佛教的根本症结在于“上师崇拜”**。

回想起来，我太太的家里人当时之所以同意我们跨国结婚的一个关键原因，在于他们觉得我是一个佛教徒。那么我到底是佛教徒吗？我一直不

敢妄称佛教徒，**因为我只信法，不信教。**但他们分不清楚**信法**和**信教**的区别，看到我比他们更了解佛法和佛教知识、对各类宗教活动也相当感兴趣，便觉得我是佛教徒。

我丈人曾问过我：你的佛教知识都是从哪里得来的？我说是我自己看书学的。他听后大惑不解——**佛法怎么能自己学？你没有上师吗？**我说我没有上师，就是自己学的。我丈人流露出一副不解而又遗憾的神情，仿佛我已误入歧途，喃喃念道：**没有上师怎么学得了佛？**

那番问答发生在2017年的冬天，彼时我并未对藏传佛教深入研究，同样大惑不解——咋地？没有上师就连佛法也不能学了吗？难道不是跟上师学来的佛法，就不算佛法了吗？我跟那些在佛学院读了好多年书的僧人聊天的时候觉得，我靠自学懂的也并不比他们少嘛……

直到我后来了解到了藏传佛教中的“上师崇拜”……

//

“上师”释义

//

世界上的诸多佛教派系，没有任何一个派系像藏传佛教那样崇拜上师。在

汉语语境中，藏传佛教的“上师”、“仁波切”、“活佛”、“喇嘛”这几个名词之间经常被混用，在某些情况下都能指代上师。

“仁波切”（རིན་པོ་ཆེ་）是藏语中“珍宝”的意思，这个词是藏人对上师的尊称，在汉语语境中可以跟“上师”一词无歧义互换。**“活佛”**一词是汉语专有，最早出现于明代，本是对藏传佛教中转世修行者的尊称，对应藏语中的**“祖古”**（སྐུ་ལ་སྐུ་）。

但在藏语中，“祖古”仅仅指称转世修行者，其佛法修为因人而异；而“活佛”一词却有“现世的佛”、“佛的化身”等暗示，默认了其高深的佛法修为，这属于一种误解导致的误译，藏语里没有任何一个词对应“活佛”的概念。而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误解，是因为明代汉人所知道的大部分的“祖古”，都已经通过修习佛法成为了德高望重的上师。但事实上，**上师未必是“祖古”，“祖古”也未必一定能成为上师。**

“喇嘛”（ལ་མ་）才是在藏语中真正对应“上师”的词，la即“上”，ma即“人”，合为“上人”。严格来讲，藏传佛教中有修为的高僧才能被称为“喇嘛”。然而由于汉地对藏文化

的误解，后来在汉语语境下“喇嘛”成了对藏传佛教男性僧人的泛指；藏语里并不会把所有的僧人都统称为喇嘛，甚至在明代的时候，只有达赖、班禅才有资格被称为“喇嘛”。

汉地过去还曾把藏传佛教直接称为“喇嘛教”，这事实上是一种蔑称——从前一些汉人由于对藏文化缺乏了解，以为藏传佛教并不属于佛教，而是由喇嘛自己“捏造”出来的一种宗教。

正因为汉语中“喇嘛”一词的语义扩大，才会又重新意译出“上师”这个词，并且刚好对应了藏语中“仁波切”。所以本文中所说的“上师崇拜”，也可以等同为“仁波切崇拜”。

那么问题来了——

- 1.藏传佛教中的上师崇拜是如何产生的？
- 2.世界上那么多佛教流派，为什么只有藏传佛教中存在上师崇拜？
- 3.为什么说上师崇拜是“西藏问题”的症结？
- 4.是否有办法破解“上师崇拜”？

//

上师的由来

//

众所周知佛教起源于古代印度次大陆，“上师”这个概念早在佛教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于婆罗门教的吠陀经文中。而且经过了三千多年的时间，这个概念历久弥新，依然在现代印度的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甚至连语义都没有产生太大的变化——那就是“古鲁”（Guru）。

但凡对印度文化有所了解的人，就一定听过“古鲁”，比如大名鼎鼎的网红萨古鲁（Sadhguru）。“古鲁”在梵语中的原意是“老师”，但它更像是一种精神导师，可以帮助塑造三观、揭示人生的意义、驱散无明与黑暗。

以吠陀宗教为源头，或变革、或发展出来的几个宗教——印度教、耆那教、锡克教、佛教，其宗教体系中都有着“上师”这样一个角色。但是呢，前三者使用的是“古鲁”这个词，藏传佛教中叫做“喇嘛”、“仁波切”，而在汉传佛教和上座部佛教中，却叫“阿阇梨”（Ācariya）。

许多读者对“阿阇梨”或许会感到有些陌生，其实在汉传佛教翻译的佛经中，经常会看到“阿阇梨”及其变体译法，比如阿遮利、阿查里亚等。在古代印度的早期经典中，“阿阇梨”

和“古鲁”这两个词有些情况下可以互换，但两者各有侧重——“**阿阇梨**”更侧重于传授宗教、哲学知识等学术功能，负责教授和解释经典，属于知识的守护者和传播者；

而“**古鲁**”侧重于灵性探索的实操指导，负责指导修行的法门，通过具体的宗教实践指引人通往解脱之路。

为了便于大家理解这两个概念，**大家可以把“阿阇梨”比作文科教授**，“古鲁”比作理工科教授。汉传佛教和上座部佛教之所以只有“阿阇梨”（上座部佛教中称为“阿姜”）而没有“古鲁”，这主要是因为早期佛教主打一个理论学习，佛陀用自己的亲身实践否定了婆罗门教中苦修、祭祀、巫术等实操作业。那会儿只有文科可以学，僧团里面自然都是文科教授。汉传佛教中的“**三藏法师**”，其梵语直译过来正是“**三藏阿阇梨**”（tripiṭaka-ācārya），成为三藏法师需要精通的“经、律、论”三藏，全部都属于佛学理论范畴。

而等到佛教传入西藏的时候，经典中就几乎看不到“阿阇梨”了。因为彼时印度佛教已经进入了密教时期，密教跟早期的部派佛教相比，最大的一个转变在于“重理轻文”——**相比显**

教的重理论， 密教更侧重于通过各种修行实践来体验灵性、寻求解脱。

“三藏法师”这种只会理论不会实操的“文科教授”，在密教这所“理科大学”里头根本吃不开，于是“阿阇梨”自然就越来越少了。

现存的藏传佛教经典中，被称为“阿阇梨”的理论派高僧，全都是年代极早的印度佛教高僧，比如中观派的奠基人**龙树**（Nagarjuna, 约2、3世纪）、唯识派的奠基人**无著**（Asanga, 约4世纪）、中观派重要理论家**月称**（Chandrakirti, 约600-650年），以及噶当派奠基人**阿底峡**（Atisha, 982-1054年）——阿底峡之后，**印度佛教的密教全面移植到了藏地并蓬勃发展，从此涌现出诸多擅长实操的“古鲁”、“喇嘛”、“仁波切”，只会纸上谈兵的“阿阇梨”销声匿迹……**

写到这里第一个结论呼之欲出——

“**上师崇拜**”跟密教有着莫大的关系。

我在《**被重新发明的印度文化（四）佛教**》中写到过：

金刚乘即密教（Tantra），是公元五世纪出现在印度教的一种神秘主义运动，后来被吸收为了佛教的密宗。

佛教里面自称密教是大日如来传给金刚萨埵的秘密法门，由龙树菩萨开南天铁塔取得的秘密经典，以此来解释密教的来源。然而龙树那会儿（不晚于二世纪），密教压根儿都还没出现，所以这个说法完全站不住脚。**学界相信密教来源于吠陀经和奥义书**，在《阿闍婆吠陀》（Atharva Veda, 汉译“禳灾明论”）里面就有咒术治病、长寿法、增益法、和合法、降服法、王事法等，巧的是密宗《苏悉地经》和《大日经》中的增益、降服、息灾三法不但跟《阿闍婆吠陀》里的咒术名称相同，内容也无差异。

我在那篇里头没有写完整密教的来龙去脉，这里干脆给大家一次性说清楚。

首先，要厘清一下概念——**密法、密教、密宗**这三个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密教的三个不同发展阶段。需要说明的是，这三个阶段是我自己定义的，并不具有权威性，仅仅是为了便于大家理解。

密法（Tantra）早在佛陀之前的吠陀时代甚至更早的远古就有了，说白了就是原始的巫术。**巫术的核心在于相信这个世界上存在某些强大而又无法解释的神秘力量，而人类可以借由**

某些具体的操作规范得以掌控这些

力量——有些“巫术”比如炼金术，后来演变成了科学是因为终于得到了解释；但大部分巫术被证明只不过是些障眼法或心理游戏罢了，只要符合这一定义的，不管被包装成啥样都是巫术。中国人民熟知的气功，说白了也是一种巫术。

吠陀时期的巫术包括但不限于**治病**、**延寿**、**驱魔**、**求雨**、**祈福**、**诅咒**等，召唤这些神秘力量的操作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火供**（Homa）、**祭祀**（Yajna）、**咒术**（Mantras）、**护符**等……吠陀宗教的这些巫术从数千年前一直活跃至今，在当代印度仍有大批信众，印度社会新闻时常会报道一些由于迷信巫术而导致的惨剧，譬如前段时间还发生一起学校老师将11岁的学生杀害用于血祭的案件。巫术不断发展壮大并形成理论体系的阶段，可以称为“**密教**”阶段，时间大约是公元3到7世纪，伴随着大乘佛教的出现。有人可能要说，大乘佛教不是2500年前的佛陀时代就有了吗？对不起，最早的大乘佛教经典是在公元1到3世纪期间才逐渐形成的（如《般若经》、《法华经》、《华严经》等），目前没有找到任何可信的证据表明大乘

佛教是佛陀生前所说，这个观点叫做**“大乘非佛说”**。

记得我第一次看到“大乘非佛说”这个观点时，简直出离愤怒——怎么会有如此歪理邪说！大乘佛教怎么可能不是佛陀所说？然而随着后来不断深入研究佛教历史的脉络和线索，我更加倾向于认为：**大乘佛教确实应该是在部派佛教的分裂后才出现的，其理论体系很可能是由龙树菩萨整理确立的——“菩萨”（Bodhisattva）**这个概念是跟大乘佛教一起产生的，佛陀时代并没有菩萨这个概念。**菩萨发愿成佛以帮助众生一起获得解脱，是大乘佛教普度众生的核心价值观。**很多佛教徒在感情上之所以接受不了这个观点，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无法接受**“佛陀是凡人”**这样一个设定——**如果“大乘非佛说”成立，就意味着佛陀并非最牛逼的，他的后世传人已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种设定会导致许多佛教徒的信仰崩塌。**但假如你能客观地看待佛陀，就会意识到这并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因为就如同道教中的老庄、民间信仰中的关帝，佛陀说到底不过是个被神化的凡人而已。**

//

佛陀不识字

//

话说佛教中有一个特别误导人的说法，认为佛法分为正法、像法和末法三个时期——“释迦牟尼佛灭度后，教法住世，依教法修行，即能证果，称为**正法**；虽有教法及修行者，多不能证果，称为**像法**；教法垂世，人虽秉教，多不修行及无证果，称为**末法**。”一般认为“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之后就是漫长的“末法”，要等着未来佛弥勒菩萨重新出世，世人才能得救（未来佛的设定来自基督教，弥勒与弥赛亚同源，皆出自西亚的密特拉崇拜）。

这种说法会给人一种印象：最精深的佛法只存在于佛陀住世期间，佛陀和他在世时那些证悟得道的罗汉弟子们是最牛逼的，佛陀涅槃之后佛法就逐渐“衰减变异”了。但事实上，“**变异**”确实存在，“**衰减**”则不见得——佛教庞大的系统性理论，恰恰都是在佛陀之后才发展出来的。**历史上真实的佛陀和他的罗汉弟子们，只是一群自认掌握了宇宙真理的文盲罢了。**

是否被这个结论所震惊？你继续看我下面的叙述就会明白，我绝无夸大其辞。

很多人在了解佛陀其生平的时候，会把佛陀本生故事（包括《本生经》、《阿含经》等经典中描述佛陀前世今生的相关内容）当作标准答案，许多佛教艺术也都以此为题材，因而深入人心。**但本生故事除了一小部分基于事实之外，其实大部分都是后期民间收集编纂、经过重新演绎的神话和寓言**，其可信度约等于《山海经》——在本生故事中，佛陀悉达多（Siddhā rtha Gautama）乃是释迦族太子，降生前白象入胎，从其母腋下诞生后七步生莲、天地震动；青年时见到生老病死人间疾苦，于是夜半逾城出家；在六年苦行中遭魔女、天灾侵扰，菩提树下以“触地印”破除天魔十万军阵；成道时证得宿命通、天眼通与漏尽通等神通，初转法轮使天地诸神礼赞；传法时龙族献钵、饿鬼闻法得解脱，涅槃时双树放光、沙罗花逆季盛放

这些故事显然带有大量虚构的神话色彩，学术界经过考古研究、对文献的去伪存真，目前还原出以下这样一些共识——历史上的佛陀是一名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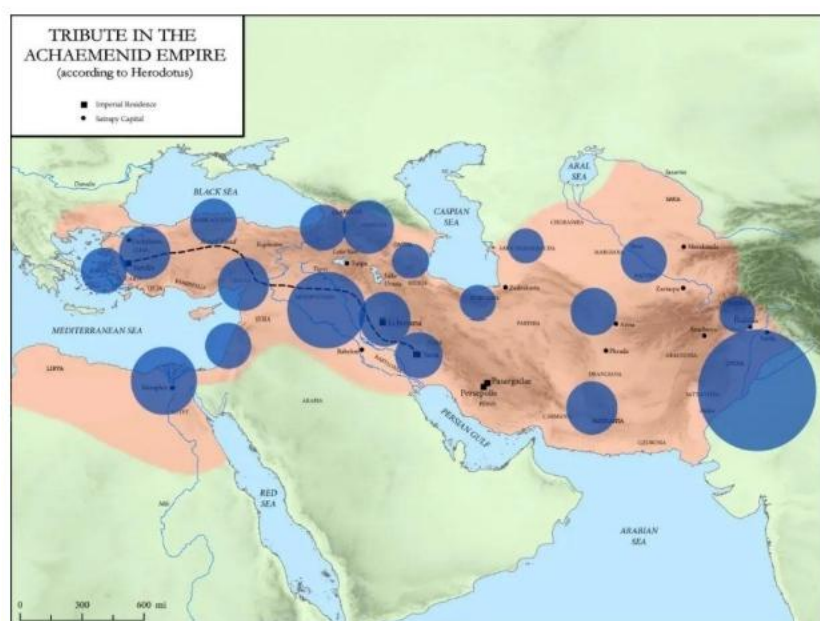
活在公元前6至前5世纪左右印度次大陆的一位宗教改革家，“王子”的身份可能只是后人的杜撰，他更有可能是释迦族的一位贵族；**他思想的产生一方面基于吠陀宗教的既有概念，另一方面则顺应了当时的历史大势。**

当时的历史大势是什么呢？——

2500多年前，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横跨亚欧非的超级大帝国（详见《[环游库尔德斯坦见闻录（四）古波斯的荣耀](#)》），波斯帝国建立起了一条可以从地中海经由两河流域、伊朗高原、呼罗珊大道直达印度次大陆的驿道，这条驿道正是丝绸之路得以贯通的基础。在此之前的印度次大陆处于以农牧相结合、部落社会形态为主的吠陀时代，作为部落祭祀的婆罗门阶层原本占据绝对的权威地位；然而随着与先进的西亚文明之间开始了频繁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印度次大陆迅速发生了社会转型——一方面，吠舍种姓的商人阶级崛起，掌握了次大陆的经济命脉；另一方面，新技术和文化的引入使得恒河流域的农业生产得到快速发展，原始的农牧部落社会形态被打破，进入了城邦政治的“列国时代”，

上的实权，列国之间陷入争战。

原有社会形态和秩序的崩塌使得婆罗门阶层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婆罗门教作为崇尚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一直都用“神明的愤怒”来解释天灾、用“业力”来解释个人的福祸，并主张可以用祭祀仪轨恢复世界的秩序、用梵行苦修改变个人的命运。然而他们那些消灾祛病的巫术和宗教仪式却对战乱这种“人祸”一筹莫展，造成了其权威的动摇。刹帝利和吠舍作为获得了政治和经济权利的新兴阶级，早就看不惯垄断宗教和知识权利的婆罗门了，他们需要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工具以适应新的时代——于是主张众生平等、认为靠自身修行就能获得解脱、用“无常”来解释世间苦难的沙门思潮得以兴起。



△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最大头的税收来源正是印

当时西亚先进的文明对印度次大陆的吠陀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一大重要影响就是沙门思潮的兴起。



△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还原出的古波斯驿道，从地中海到巴比伦、苏萨的路线

▲ 经由呼罗珊、从巴比伦到塔克西拉 (今巴基斯坦) 的古波斯驿道路线示意

但沙门思潮并非无中生有，它一方面是对婆罗门教的反抗，另一方面却也是基于吠陀体系的一种继承和发展，因此佛教在古代印度次大陆其实长期都被视为吠陀宗教的一个派别——例如佛教中的“轮回”、“业力”等重要概念乃至“天界”、“地狱”这些世界观框架脱胎于吠陀体系，但佛教有这样几个创新之处：

1. 否定了婆罗门教的永恒不变的“梵我”（Ātman），提出“诸法无我”（Anattā）；
2. 否定了婆罗门教中“神”以及“祭祀”的万能属性，认为世间的各种现象是由因果决定（即**缘起法** Pratītyasamutpāda）；
3. 创立了四圣谛、八正道等核心教义；
4. 否定了不平等的种姓制度，认为每个众生都“自性圆满”，可以独立获得解脱。

学术界一致认为，佛陀在世时上述这些思想就已存在，并且很可能是佛陀的原创观点。那么佛陀这个人水平真的就很高吗？我看不见得，**因为佛陀那个时代的印度次大陆，文字书写体**

系尚未成型，没有任何史料可以证明佛陀具有读写能力。

大家应该都知道，汉字是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表意文字书写系统，汉字之外的大约 150 种书写系统，无一例外都是拼音文字；而这么多拼音文字书写系统，除了韩国的谚文、日本的假名等少数几种之外，几乎全部系出同源——都能追溯到腓尼基字母（腓尼基字母则能追溯到埃及圣书体）。印度次大陆这个地方吧，在早期的古印度河文明遗址发现过一些象形符号，但没人能确定那是不是文字。可以肯定的是，公元前 1500 年雅利安人来到这片土地上之后，在长达一千年的吠陀时代，都是没有文字的。而且吧，那些婆罗门祭司还对自己的“文盲”感到特别骄傲，他们认为吠陀经典是宇宙原初之音(Śruti, “天启”), 必须通过精确发音传承，而书写会破坏其神圣性……因此像《梨俱吠陀》这样的印度教经典，从公元前 1500 年问世以来，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一直都像《荷马史诗》、《格萨尔王传》那样通过口授代代相传，直到公元 5 世纪才第一次写成文本。

但波斯帝国打通了驿道、开始跟印度人做生意之后，印度人就没法儿再继

续当文盲了—— 因为做生意得要有
 合同契约啊！于是呢， 在亚述人的阿
 拉姆文字启发下， 印度人创造出了**婆
 罗米文 (Brāhmī)** 这种拼音文字
 书写系统（梵语使用的天城文是公元
 13世纪才定型的），成为了现在南亚
 和东南亚绝大多数书写系统的鼻祖，
 大家经常看到的东南亚那种画圈圈
 的蝌蚪文， 其实都是婆罗米文字后裔。
 但是吧， 一种书写系统不可能一夜之
 间就发展完善并普及， 婆罗米文字在
 次大陆被广泛用于商业契约和政令，
 是公元前3世纪之后的事情—— 也就
 是孔雀王朝阿育王那个时候。

INTRODUCTION.

xxvii

Let any one study this Table and he must,I think,admit that it indicates an original connexion or family likeness between the Phcenician and earliest Indian or Brahma letters,whilst it also illustrates the fact that the plastic hand of the Brahman has greatly modified and expanded the original germs,without, however,obliterating the evident indications of their connexion with the Phcenician.

4	3	2	1	2	3	4
CORESPONDING ENGLISH	ARCHAIC ROMAN	ARCHAIC GREEK	PHCENICIAN	BRAHMA	DEVELOPMENTS OF BRAHMA	
A	A	A	𐤀		𑀓 𑀔	𑀅
K	K	κ		𑀕	𑀕 𑀖 𑀗 𑀘	𑀆
G	C				𑀙 𑀚 𑀛 𑀜 𑀝	𑀇
T	T	τ	𐤐	𑀞	𑀞 𑀟	𑀈
TH	θ	×	𐤑	𑀠	𑀠 𑀡 𑀢 𑀣 𑀤	𑀉
D	D	Δ	Δ	𑀡	𑀡	
P		ϕ	𐤒	𑀣	𑀣 𑀤 𑀥	𑀊
B	B	β	𐤓	𑀦	𑀦 𑀧 𑀨 𑀩	𑀋
Y	Y		𐤔	𑀧	𑀧 𑀨	
V	V	Υ	Υ		𑀩 𑀪 𑀫 𑀬	𑀌

1 This is for the Greek theta,which is represented in this Dictionary,ecording to present usage,by th,althought or!" would be a more scientifc symbol.

6 According to Professor Bühler,the Brāhma.𑀡 became Nagāri Y dh,from which𑀢was evolved.

And indeed the modest equipment of twenty-two letters which satisfied the Phcenicians,Greeks,and Romans,to whom the invention of writing was a mere human contrivance for the attainment of purely human ends,could not possibly have satisfied the devout Hindū,who regardea his language as of divine origin,and hencefore not to be expressed by anything short of a perfect system of equally divine symbols. Even the popular Prakrit of King Asoka's edicts seems to have required nearly forty symbols¹,and the

1 Some of the inscriptons had not the full complement of inscriptions(inclading the Bhattiprohu)which with au(derived from o)would make forty-five,and with the m̐ark for Visarga which 'frst occurs in the Kushana inscriptions'forty-six.The common reckoning for the vowels,a taught in indigenous schools, makes them only twelve.

▲几乎全世界所有的拼音文字都同源，这是西方历史大框架真实不虚最强有力的证据。古埃及如果真的不存在，为什么现在所有的拼音文字都能追溯到埃及圣书体？或许有人可以凭空创造一种文字语言，但没有人可能伪造几十亿人使用的拼音文字谱系

相关书写体系	
父体系	圣书体 ● 原始西奈字母 ● 腓尼基字母 · 亚兰字母 ● 婆罗米文
子体系	● 笈多文 ● 夏拉达文 · 兰达文 ● 古木基文 ● 悉曇文 ● 城文 · 天城文 ● 古吉拉特文 · 孟加拉文 ● 藏文 · 八思巴文 ● 谚文 ● 泰米尔婆罗米文 ● 帕拉瓦文 ● 古兰塔文 ● 马拉雅拉姆文 · 泰米尔文 ● 孟缅字母 ● 缅文 ● 高棉文 · 占语字母 ● 卡维文 · 爪哇字母 · 贝贝因字母 ● 瓦特卢图文字 · 巴蒂普鲁文字 ● 卡丹巴文字 ● 泰卢国文 ● 卡纳达文 ● 僧伽罗文 ● 焉耆-龟兹文
姊妹体系	希伯来字母、纳巴泰字母、叙利亚字母、怯卢文

▲整个南亚和东南亚, 大部分地区的文字都是婆罗米文字的后裔。

//

开源系统

//

许多人总有一种错误的迷思, 怀念旧时光, 什么 “从前车马很慢, 书信很远,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什么从前的人能静得下心来做学问……这纯属对黑暗旧社会的一种诗意美化。谁要真觉得 “从前好”, 先尝试一个星期不碰智能手机再说。至少对于我这种以码字为生的人来说, 眼下绝对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 不仅文字容易传播和变现, 而且写作时获取各种信息也是前所未有的方便。从前的作者要找点什么资料, 得去图书馆浩如烟海的故纸堆中大海捞针般地寻找; 如今在互联网的加持下, 任何一个普通人都有着远超传统学者的文献检索能力 (能否运用这种能力是另一回事儿)。

因此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许多个体的才智水平, 都已经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伟人”, 可以轻易突破古人的上限。**大家想想为啥那么多人都喜欢看穿越剧、穿越小说? 因为这种故事爽啊! 一个现代人穿越到古代, 其能力

往往大到足以改变历史的走向；一些在我们现在看来很常识的东西、很基础的能力，对古人都可能是颠覆性、碾压式的。随便找一个拥有现代科学素养的普通人，穿越回到古希腊都能纠正亚里士多德论述中的许多错误；当代的一名普通理科学士，就知识量而言大概率要超过牛顿。

而佛陀那个时代的印度次大陆刚刚从部落社会过渡到城邦文明，原始的婆罗米文字也刚刚出现，整个社会对文字并不存在依赖性，知识体系全都靠口传保存——一个个体只能通过口授耳闻这种低效率的方式接受信息。虽然不会读写不代表没有知识，但喜欢阅读和写作的人都知道，读写对于思维水平的提升有多大的作用。**佛陀作为一个文盲，再加上那个时代的局限性，注定了他的认知水平上限不可能太高**……所以历史上真正的佛陀，认知能力大概率还不如你我这些凡人——当然，你如果非要认为佛陀是“超自然”的存在，跟我扯神通之类的鬼话，那你现在就可以把这篇文章关掉了。

我想说的是，尽管佛陀被其时代所局限，但就好像我们无法否认亚里士多德和牛顿的伟大，**佛陀无疑是他那个**

时代最伟大的智者，他提出的很多观点都是极为超前和颠覆的。当时的印度次大陆矇昧初开，整个社会笼罩在崇尚巫术的婆罗门教阴影之下，一点点烛火都会如同太阳般耀眼。佛陀正是那个时代的烛火，然而由于文字这种工具尚未成熟和普及，佛教就跟婆罗门教一样，需要通过口授来传承经典（确切地说是通过僧团集结背诵来相互校对），因此教义天然具有变异性。佛陀涅槃才百年，僧团就因为戒律与教义分歧分裂为多个部派（如大众部、上座部）。

直到公元前1世纪，印度次大陆遭到外族接连不断的入侵，僧团离散，经典面临着存亡危机，这才第一次将口传的巴利语佛经在贝叶经上书写成文本。然而这个时候，**各部派编纂的自家经典，已然形成了经律论“三藏”文本体系的分化**（如《阿含经》在不同部派中存在版本差异）。后来玄奘之所以要去印度求取真经，说到底就是因为他当时接触到的佛教经典十分混乱，其中既有翻译错误、文本缺失，也有理解分歧。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基督教、伊斯兰教这些普世宗教都有统一的、指定的、不容置疑和篡改的权威经典文本，佛教却没有

呢？首先，所谓的“权威文本”需要先有一个权威来指定。比方说《古兰经》的标准化统一文本，是第三任哈里发在位期间颁布的，他所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销毁各种不同的抄本，确立了官方阿拉伯语文本的权威性。由于有一个权威中心在很短时间内就完成了标准化文本的编撰，

“异端”文本根本没有机会流传。而佛教历史上从来都没有过一个跨国教权中心，自然不可能有权威文本。其次，与一神教高度排他性的教义不同，**佛法的核心教义是“诸法无我”、“缘起性空”，认为真理超越经典和权威**，有“四依四不依”（CatvāriPratisaranāni）之说——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识。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金刚经》中也有云：“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不能解我所说故”（虽然《金刚经》大概率也不是佛陀所说），正是这些开放的观念使得佛法在后世变得教派林立的同时却又能够互相包容。

将佛经写成文字、有了文本为载体之后，具有开放性的佛法知识体系不但得以顺利传承，而且大大提高了研究学习和理论拓展的便利性，让佛法进

入了一个高速发展阶段。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大乘教义、菩萨道**（强调利他）、**菩提心**（发愿成佛）、**唯识论、缘起性空、密宗**，都是在那之后发展出来的。打个比方来讲，假如说伊斯兰教是典型的“闭源系统”，那佛教就好像一个“开源系统”——**佛陀确立了“四圣谛”、“缘起法”等核心源代码之后，就开放了“底层协议”，允许后人自由开发，增加各种功能模块，形成各种特色版本**；不同学派对佛法进行不同方式的诠释，就类似于不同开发者基于同一API开发的多样化应用。这个开源系统后来发展出了好几种经典版本——**南传佛教**相当于一个保持原始教义纯净性的原生版本；**汉传佛教**将佛学概念对接老庄思想中的“空”与“无”，打造出了东方定制版本；**藏传佛教**则吸收苯教元素，整合密法实践，形成藏地特色版本。**大乘佛教**相当于社区用户自主开发的“升级版”，引入**菩萨道、菩提心**等新功能模块；在“自度”基础上提倡利他主义的“普度众生”，这样可以在兼容“小乘”基础架构的同时大大拓展目标用户……大乘佛教的这次系统升级，就好像耶稣改革犹太教

之后诞生了基督教，使之一下子成为了一种面向大众的普世性宗教。

但“开源系统”的缺点也很明显——众生痴愚，**深奥的佛法从来就不是大众设计的**；流行的东西必然是低俗的，**佛法也唯有靠“堕落”才能吸引更多的用户**……文字得到普及不代表教育得到普及，古代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有多达八九成的人都是文盲，学习佛法理论的门槛实在太高，磕头持咒供灯转经那可不比熟读经律论容易多了？简单直观的实操显然比枯燥乏味的经书更吸引人，比方说净土宗念“阿弥陀佛”佛号这样简单易行的“方便法门”，就属于一种为了吸引下沉市场用户推出的轻量级应用……于是呢，**佛教很快又增加了“密法”这个加密插件，提供了仪轨、咒语、曼荼罗等宣称可以快速成佛的“闭源模块”。**

//

密教的由来

//

密教这玩意儿，在某种意义上是整个佛法体系中最“反动”的东西——佛陀当年费了老劲儿搞宗教革命就是为了“革”掉婆罗门教中的这类巫术

糟粕，结果后世的不肖子孙居然把糟粕当“精华”捡了回来。

密教是个缝合怪，它结合了大乘佛教的理论，以及吠陀瑜伽术、原始巫术的实操——其中大乘佛教是其核心教义，在普度众生的理念之上，强调通过秘密的修行方式掌握宇宙神秘力量（即“不可思议的神通力”）来实现快速的觉悟和解脱。同时，密教还认为，佛法的理论知识只能让人的“心”得到解脱，但除了心之外人还有身体，想要让身体得到解脱必须要通过修行密教法门来“锻炼身体”才行。

这些声称能够掌握“宇宙神秘力量”的修行方式主要都来自于瑜伽术和原始巫术，而其中最基本简单的巫术莫过于持咒，密教中的咒语几乎是万能的。大家都看过《西游记》吧？五行山上贴一张写着用汉字音译梵语六字真言的符咒，孙猴子就被压得死死蹦不出来了——**这其实压根儿不是啥“佛法无边”，而是巫术召唤来的“宇宙神秘力量”！**大家要是仔细这么一琢磨，就会发现如今还有很多巫术藏在佛教里。



△佛陀他才没念过六字真言，这玩意儿纯属外道。

藏传佛教更是集巫术之大成，因为后来密教在藏地本土化的时候，又吸收了大量苯教的巫术、仪轨——密教转战藏地继续发展壮大阶段，可以看作“密宗”阶段。

客观来讲，作为10世纪印度佛教巅峰时期的直系后裔，藏传佛教显宗的理论基础其实非常扎实，融合了印度佛教的中观论、唯识论和本土的因明学，理论深度和广度都在佛教各支中遥遥领先，《甘珠尔》、《丹珠尔》中收录的显教论典数量远超汉传与南传佛教。但是吧，由于密教仪轨的高辨识度，一说起藏传佛教就只先想到密宗，以至于如今密宗几乎成了藏传佛教文化的代表。然而不客气地说一句，当代藏传佛教文化里头有一大半都是巫术——念六字真言持咒可以追溯到咒术，在佛像前面供酥油灯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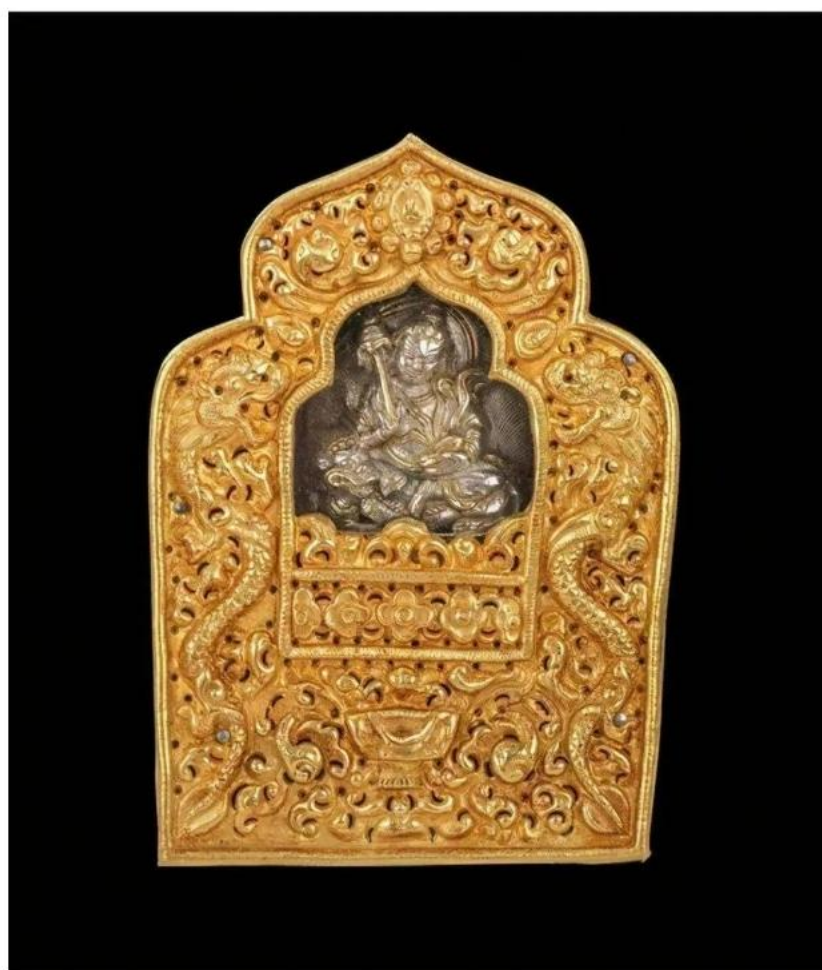
以追溯到护符，降神可以追溯到苯教的萨满通灵术，诸如护法神、坛城、观想内修，以及各种号称能让人获得“神通力”的修行法门等，统统可以追溯到巫术的源头……你该不会真的相信这些玩意儿是佛陀想出来的吧？佛陀生前从来没传授过任何巫术，真正的佛法中也不可能有任何巫术……要不然精通原教旨主义佛法的唐僧早就化身为法海，在西天取经路上直接跟妖怪斗法了，哪儿还有孙悟空啥事儿！



▲藏传佛教的酥油灯、汉传佛教的香烛，都来源于吠陀宗教的火供。而火供的源头是古代中亚雅利安人对火的崇拜



▲印度教的火供



▲藏族日常配饰嘎乌盒源自于护身

符

我有个媒体记者朋友，在西藏呆了十多年，他借着工作关系不但走遍了整个西藏所有地区的基层，而且接触过许多“得道高僧”，观摩报道过各种法事。我俩私下吃饭聊天的时候我就问他：你在西藏待了那么长时间，到底有没有见到过能够真正让你信服

的藏传佛教神通？ **他摇摇头跟我说一次都没有，全是假的。**

我又问他为啥高僧圆寂火化会有舍利子呢？他说那些和尚会在烧的木柴里专门加东西，然后就能烧出像结晶一样的舍利来……反正吧，根据他十多年的亲身实地调研，所谓的神通不是骗术就是障眼法。随着现在人人都有手机可以录像拍照，自然也就越来越没人敢演示那些假神通了，这跟尼斯湖怪和飞碟的目击报道销声匿迹是一个道理——**在影像技术普及之前，啥事情都可以靠两片嘴皮子瞎掰扯，什么虹化身、什么飞行术都是张口就来，现在你要主张啥就得拿出影像证据来。**

眼下依然流行的“神通”只有预言，跟算命先生的伎俩差不多，通过察言观色的心理分析给你一些模棱两可套话，并且会罗列好几种可能性给自己留下修正的余地。我太太认识好几个上师都会“预言未来”，所以我对他们的套路还挺熟的。

但在全民皆文盲且没有照相机的古代，基于骗术和障眼法的“神通”无疑能骗过很多人。有理由相信，在密教时期，**那些擅长骗术障眼法等巫术**

实操的巫师被称为 “ 古鲁 ”，并受到了广泛的尊敬和崇拜。

最著名的巫师莫过于**莲花生大士**

（ Padmasambhava ），莲花生相当于古代印度的法海，擅长用各种密法装神弄鬼降妖除魔。藏传佛教里直接把他称为**“古鲁仁波切”**（ གུ་རུ་ལོ་པ་ཅེ། ），几乎所有教派都将其视为藏传佛教中地位最高的**“根本上师”**之一，崇拜得不得了。但实际上吧，藏族人对莲花生的真实生平几乎一无所知，全是后世脑补出来的神话传说。因为他呆在藏地的时间非常短，但他在这短短的日子里干成了一件重要的大事儿——**用魔法战胜魔法**。

这个就得说到印度佛教传入藏地的历史了，公元7世纪青藏高原的游牧部落发展成为了吐蕃王朝，因此需要一个新的意识形态来适应新的政治社会形态。藏王最早请来的印度僧人寂护大师（ Santaraksita ）是一位显教中观派的理论大师，他尝试在藏地进行佛教理论的普及推广工作，跟他们讲一些**“ 十八界 ”**、**“ 十二因缘 ”**之类的佛教基本理论，结果收效甚微。原因就是前面说的——**在一个普遍文盲的原始社会，抽象的理论干不过具体的实操。**藏地当时早已有了擅

长实操的巫术宗教——苯教。艰涩难懂的佛法理论在苯教巫术面前显得毫无吸引力，再加上苯教势力既得利益群体的横加阻挠，寂护的第一轮传教以失败告终。

于是擅长巫术实操的密教“古鲁”莲花生接棒而来——印度佛教的密教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发展已经相当成熟，苯教的原始巫术跟这种拥有理论体系的高级巫术相比简直就是小儿科。**莲花生迎合了藏地人民群众热衷于飞天遁地驱魔摄鬼的迷信心理，成功把佛教植入在巫术中传入了西藏。**

据说苯教的神祇当时都被莲花生的

“神通力”所降服，被吸纳进了藏传佛教中成为了护法神，这就是之所以藏传佛教里有很多看起来凶神恶煞的护法神。但我个人认为对苯教的吸收更有可能是佛教在藏地传播过程自然而然发生的文化融合——**佛苯两教在藏地可谓相爱相杀，佛教发生了苯教化、苯教进行了佛教化，这完全就是一场双向奔赴。**

巫术虽然能够让个别像莲花生这样的“古鲁”上师获得一时的崇高地位，但并不足以形成普遍的“上师崇拜”。藏传佛教这种独一无二的“上师崇拜”

可以归因于三点——**知识垄断化、传承神秘化、IP永久化。**

//

知识垄断化

//

我们汉民族往往很难理解国外一些群体以及某些少数民族你死我活的宗教狂热，这跟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系有关。

中华民族的儒家文化是一种极其早熟的人文主义知识文化体系——“敬鬼神而远之”、“不语怪力乱神”，统治阶级的合法性不依赖于宗教授权，而是来自于其道德水平，德不配位就有理由推翻你（详见《[开局一个神，故事全靠编——一起底世界三大文化圈](#)》）。

正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这种先入为主且异常超前于时代的儒家文化知识体系，在遭遇外来宗教时就会倾向于“一切以务实为考量”——**外来宗教对我们来说或许是一种有趣的思想流派，也或许是一些无伤大雅的巫术实践，老百姓常常会抱持着“哪个灵验信哪个”的心态，但几乎不可能对其产生普遍性的执着狂热。**

可是对于很多处于蛮荒状态的其他古代民族而言，外来的宗教绝不仅仅

是一种宗教，而是提供了一整套具有垄断性的知识体系、道德标准乃至“世界解释方案”……他们因而为之狂热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妨打个这样一个比方——由于儒家文化知识体系的存在，中国很早就已经处于光明之中，外来的宗教或意识形态不过是多一盏灯，撑死也就是座“灯塔”；

而古代很多其他民族由于一直都生活在蒙昧黑暗之中，看到一点光立马就会飞蛾扑火。正因如此，中华文明才能够轻易同化历史上那些与我们交战、朝贡的周边民族；也正因如此，伊斯兰教才会在中亚游牧民族中势如破竹地传播——无论是儒家知识文化体系还是伊斯兰知识文化体系，相比游牧民族的原始泛灵崇拜都实在太先进了，对于从未见过光明的人来讲，瞬间跪在地上亮瞎狗眼。

印度佛教传入藏地时的吐蕃王朝，便是处于一种“身处黑暗寻找光明”的状态。毕竟他们连文字都刚刚创立没多久，随着吐蕃国力的强盛，亟需一套成熟的知识文化体系来充实吐蕃人民的精神荒原，同时也需要用宗教神权来巩固王权的合法性。

由于吐蕃被夹在中华和印度两大文明体系中间，两大文明都试图对吐蕃施加影响。所以当时印度佛教在吐蕃的竞争对手不光有苯教，还有汉地的禅宗——与苯教的竞争称为“**佛苯之争**”，与禅宗的竞争则被称为“**渐顿之争**”。

根据相关史料的记载，禅宗是因为辩论不过印度密教高僧所以才退出了吐蕃；但我认为，所谓的辩论不过只是个幌子，**本质上还是因为禅宗无法满足吐蕃统治阶级的需求**。禅宗不仅主张顿悟，还否定了佛教的很多实操规范——比方说在禅宗看来，敬奉佛法僧三宝、研习经律论三藏都不是必须的。

禅宗的这种开放包容，从根本上来讲其实有点像是一种对佛陀时期原始教义的回归；然而其“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派思想，非但不适合用来作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甚至会威胁到教权乃至王权的合法性，怎么可能受到吐蕃王室待见？假如仅仅是因为“辩论失败”，藏王何必颁布对禅宗的禁令、禁止汉传佛教经典的学习和流通？从禁令可以看出当时的藏地统治者其实意识到了禅宗对统治的威胁。

放逐了禅宗、吸收了苯教之后，印度佛教作为一整套包含理论和实操的知识体系，就这样在藏地生了根。由于吐蕃本土文化的蛮荒落后，佛教知识体系在吐蕃的整个文化生态链都占据了垄断地位。大家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除了医学、历法等极个别领域，藏地几乎没有宗教知识体系之外的文献**。我在《[西藏西部中印边境考察手札（中）三道门户](#)》中举过一个例子，藏传佛教的绘画、造像艺术精美绝伦，但**“只存在于宗教领域，没有任何平行发展的民间艺术为依托，这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绝无仅有”**——这种畸形发展正是宗教对知识文化领域的垄断所造成的。

不难想象，这种对知识文化的垄断很容易令老百姓对知识的掌握者——僧侣阶层——产生极强的依赖性。偏远村庄寺院的僧侣，很可能是当地唯一具有读写能力的人，村民的婚丧嫁娶生病仲裁都要找他们，村民的孩子想要接受教育就只能送去寺院出家，甚至给孩子起名字都要去问寺院……**寺院在很大程度上行使着政府的行政职能，僧侣占据着某些公务员的生态位**，而僧侣当中最具威望的上师，自然而然就会成为人们崇拜的

对象。**村民所知道的关于这个世界一切，可能都是从上师那里听来的**——“天为什么要下雨，太阳为什么要从东边出来，地里的青稞为什么收成不好，家里的孩子为什么会生病……”无所不知”的上师在他们眼里简直是像神一样的存在，他们的三观完全是由上师告诉他们的事情所塑造的。

//

传承神秘化

//

藏传佛教的僧侣不仅掌握着“知识的力量”，而且还给这种知识的传承蒙上了一层神秘的禁忌色彩。除非你成为这个体系的成员，否则你就无法掌握这些知识。

我前面说过，密教除了巫术外，也吸收了瑜伽术的实操。**瑜伽跟巫术一样，是吠陀宗教重要的神秘主义实践**，这种实践方式通过严格的身体控制和心灵的内在体验，达到心灵的净化和觉醒，从而获得解脱。汉传佛教里也有瑜伽术的实践，打坐和禅定（Dhyana）正是瑜伽里头来的。

同时，吠陀宗教就跟所有的原始宗教一样存在生殖崇拜，这种生殖崇拜后来发展成了印度教的**“性力派”**

（Shaktism）。**性力派相信的性是创**

造宇宙的力量，假如能够在正确的仪轨下运用这种神圣而强大的宇宙神秘力量来修行，就有可能达到灵性的提升。

当瑜伽术遇到生殖崇拜的性力派，顺理成章地产生了“**性瑜伽**”这玩意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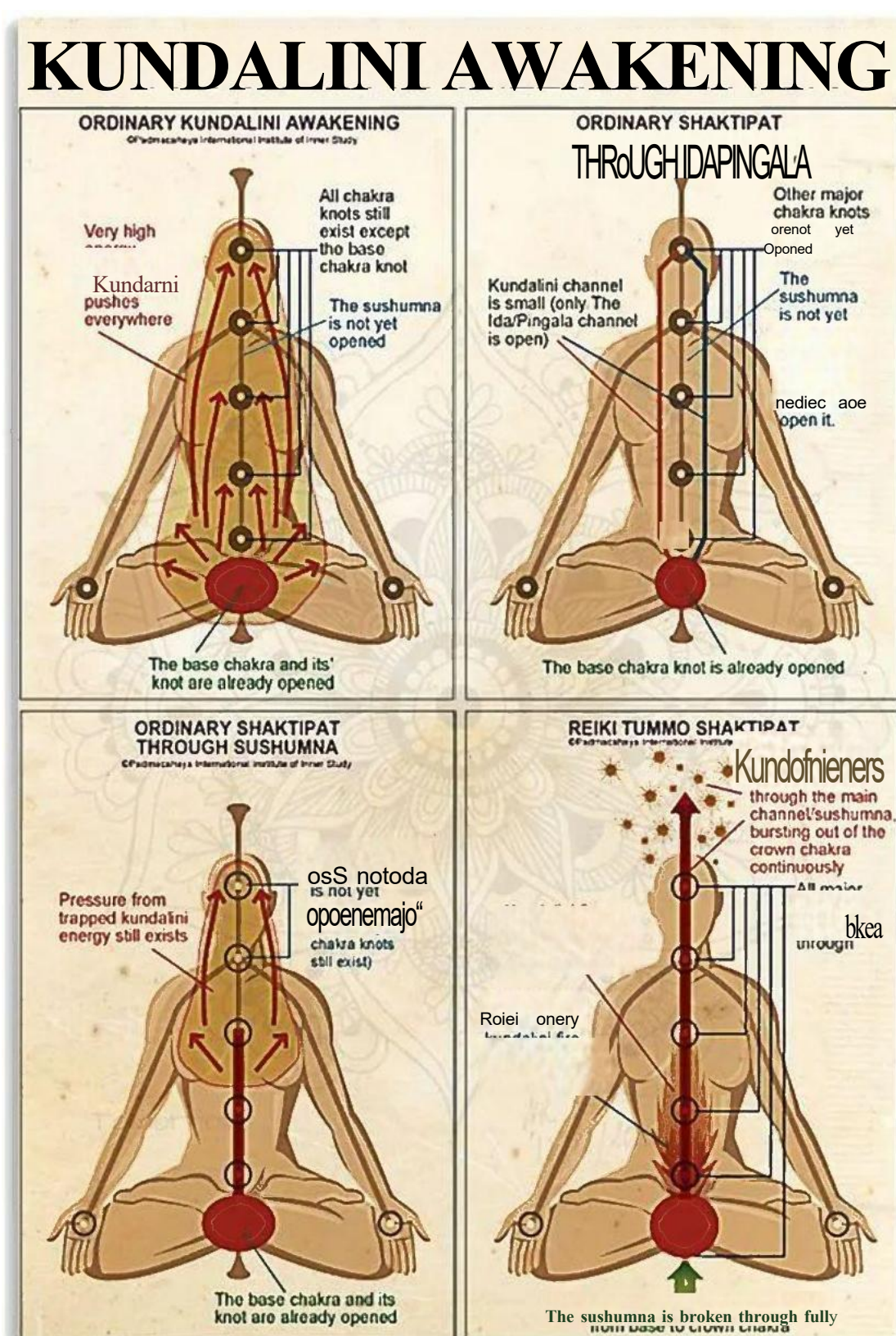
（其中可能还有中国道家房中术的影响），后来“性瑜伽”被吸收到密教里面就成了“双修法”，发展出了一整套指导实操的理论。关于“双修法”我在《[【连载】拉达克往事17·提赛寺的邂逅](#)》中写过——

佛教里的双修法源于印度教性力派的“大乐”（Mahasukha），最早出现在印度佛教密宗的无上瑜伽部

（AnuttarayogaTantra），**主要是通过瑜伽法修炼气脉，认为只要人的气脉通了就能快速成佛，其中有一种瑜伽修法就是男女之间的性瑜伽。**无上瑜伽部的经典《时轮金刚续》中认为，在性高潮的时候，人体内部原本系结的脉轮会暂时松开，气、脉、明点

（Bindi，在瑜伽中被认为是生命力的精华，白明点即父精，赤明点即母血，合称“赤白明点”）、拙火（Kundalini，一种藏在肛门与会阴之间的精气）等都会在中脉中融合为一，从而得到一种特殊的境界，称为“大乐”。**修行**

者可以借助与女性间的性行为，把明点导引到自己的龟头，由此引发大乐。在这种状态下进行观想禅修，极易进入三摩地，证悟成佛。



▲瑜伽理论相信人体的中轴线上有一串脉轮，双修法正是教你如何调用自己前列腺脉轮的能量获得更强烈更持续的快感

双修法随着密教一起传到了藏地，莲花生大师本人正是双修大师——而且搞不好还是“三修”，寺院里供奉的莲师造像边上一般都会有他的两位明妃。但是吧，对于双修资格问题，即便是印度佛教的论师对此也莫衷一是——有的认为只要证得阿罗汉果位就有资格双修；也有人认为只要

对上师有足够的虔信即可。因此无论是印度还是西藏，由于对双修都缺乏严谨的规范，曾发生过很多僧人借着“双修”的名义引诱妇女发生性关系、令僧团的声誉严重受损的恶性事件。



▲莲花生与其佛母的双修

话说在藏传佛教历史上有个重要事件叫做“朗达玛灭佛”，史学家习惯以“朗达玛灭佛”为转折点，将藏传佛教分为前弘期和 后弘期（参见《西藏西部中印边境考察手札（上）阿里三围》）。经历了灭佛的社会动荡，前弘期的许多佛教经典散失，藏传佛教可说是礼崩乐坏纲废纪驰。于是冒出来一些对佛法一知半解、也没有受

过戒律的僧人，**把巫术邪法当成密教法门，打着“双修”的旗号奸淫妇女，以“超度”的名义杀人放火**...这些虽说是极端情况，但当时藏传佛教修习的混乱却是普遍性的。大家想想，假如有一堆未经整理的学习资料放在你跟前，要是没人指点的话，谁能知道学习的先后顺序？

藏传佛教在后弘期再一次得以兴起的标志是**孟加拉僧人阿底峡入藏弘法，阿底峡在藏传佛教史上的重要意义**，正是在于通过其著作《菩提道灯论》（Bodhipathapradīpa）规范了显教密教的修习次第，相当于把那些乱七八糟的学习资料给理顺了——你要先学完这个，然后才能学那个...阿底峡是个真正的佛学理论大师，相比密法的实操，阿底峡更擅长经律论，因而获得了“阿闍梨”的称号；

与莲花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阿底峡尊者的生平记载，几乎找不到关于“示现神通”的事迹。他创立的噶当派以显教为主，重视佛门戒律，**强调一定要先学完显教才能学密教，给巫术、双修法之类的所谓“密法”，设置了非常高的门槛**，避免其被误解、被滥用，走入危险的邪道。关于这个

我也在《【连载】拉达克往事17·提赛寺的邂逅》中写道过——

事实上，**无上瑜伽部从来都把双修法视为一种极高难度、极其危险的修法，稍有欲念、邪念就会堕入无间地狱。**比方说修行双身法的第一层次叫做“智慧手印”，**修行者需要想象性行为，但想象的时候绝不能产生性欲是不是很奥妙？**

因此，无上瑜伽部为修行者设定了前提条件——要有着极强的禅定力！设想一下你坐在一棵果树前打坐，首先你要有足够的禅定力，能够等到果树上的果子长出来并落到地上；然后你还得能够等落在地上的果子重新长成一棵树并结出新的果实（原文是说能够让果子重新长回树上）只有当你具备这种程度的禅定力之后才能双修。

但阿底峡那会儿，藏传佛教先后出现了二十多个教派，这些教派相互之间争权夺利，每个教派都有自己的修法侧重点。阿底峡做出的规范，除了噶当派之外的其他教派并不怎么遵守。

随着政教合一制度的发展，许多僧侣成为了社会的特权阶级，他们不但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发动教派之间的械斗，而且依然跟过去一样打着修

习密法的幌子饮酒作乐 、 私通妇女

眼看 藏传佛教 如临深渊，这个时候**宗喀巴**横空出世，对藏传佛教进行了宗教改革，**整顿了修习次第，要求僧人严格持守戒律**，在阿底峡《菩提道灯论》的基础上又创作了几部规范显密次第和戒律的著作，由此创立了**格鲁派**。宗喀巴的改革在当时的整个藏传佛教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力，随着后来格鲁派在藏地取得统治地位，各教派至少在一件事上达成了共识——**教法不可轻传，除了要遵守次第之外，密法还必须遵循灌顶的仪轨**。

这就意味着，**藏传佛教需要严格遵照师徒传承，断绝了自学佛法的可能性**。

每一个教法都必须由上师通过【灌顶仪轨】传给弟子，只有得到灌顶之后，才能够进入特定的修行次第。其中最严格的便是格鲁派，格鲁派弟子必须先修完显教的五部大论、获得格西学位之后，才有资格进入上下密院修习密法。

我有个朋友就是修行密法的，不过她是宁玛派，次第不像格鲁派那么严格，**就算没学完显教也能接受密法灌顶，其资格由上师来认定**。有次她跟我说她去的某个传法机会多么多么珍贵

难得，说得好像“限量珍藏版”一样，过了这村就没这店……我说现在不都可以录像嘛，为啥不直接通过录音录像传法？她说这个教法只能面对面口耳相传，**密法不在乎是否传出去，而是只传给能学会的人。**

藏传佛教的许多密法不能向外人透露、更不能写成文字记下来，你就算用某种方法偷学到了也不算数。这种口授耳闻的传承方式，可说是密法作为原始吠陀宗教巫术的印记——我前面就说过，婆罗门教长期都崇尚口授，拒绝将经典写成文字。然而密法的这一特殊传承方式，意外地产生了另外一些效果——不仅在学术上实行了垄断、拥有了最终解释权，而且还给知识的掌握者蒙上了一层神秘的禁忌色彩……

你如果想要学习密法，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上师的自愿传授，自然导致了上师地位像坐火箭一样窜上了天。因此在许多藏族人的观念中，**会把上师直接等同于佛陀乃至三宝，每次祷告祈福首先说的是“皈依上师”，其次才是“皈依佛法僧三宝”；他们认为离开上师的教导就无法学佛成佛，将永远地在轮回中受苦，想要解脱那就必须取悦上师、崇拜上师，上师的话**

都是犯了大罪， 一切修行前功尽弃… …

我平时对藏传佛教美术发展史略有涉猎，在观摩了大量藏传佛教壁画、学习了相关艺术发展史之后就会发现——在明代宗喀巴之前，只有佛陀、菩萨会作为被供奉的主尊出现在壁画题材中；明代之后，各个教派才开始越来越多把自己的教派上师和大成就者作为主尊画进壁画、做成造像来供奉；至于对“古鲁仁波切”莲花生的崇拜，也是很后来才出现的。这一现象可以从侧面佐证，在宗喀巴改革使得上师在教法传承中的地位被加强之后，上师崇拜才变得日益普遍。



▲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包

含有上师像的唐卡，创作于公元13世纪。唐卡的左下角有一尊小的黑帽法王噶玛巴像

宗喀巴的这一改革，为后来五世达赖在整个藏地实行政教合一打下了基础。**藏传佛教的上师崇拜与政教合一可谓互为因果，是偶然也是必然——**

藏传佛教后弘期初期的藏地原本是政教二元体系，政教之间的关系相当密切但仍有分工与制衡（详见《[西藏西部中印边境考察手札（上）阿里三围](#)》）。但由于教权集团垄断了知识体系，使得上师地位不断提高；上师地位的提高最终实现了更大范围、更加强力的政教合一。

所以吧，尽管藏传佛教各教派都公然鼓励弟子和信徒要崇拜上师，并编造了各种各样必须崇拜上师的理由，把上师塑造成了“救世主”……**但其实“上师崇拜”最大受益者，从来不是信徒，而是教权集团。**

//

IP永久化

//

走到这一步，上师地位和政教权利已然如日中天，藏传佛教还有一道杀手锏——转世！

在**世界各种宗教中，乃至佛教的各种派系中，只有藏传佛教拥有转世制度。**转世的理论依据基于密宗那洛六法中的**“颇瓦法”**（samkrānti），据说修行者能够通过禅定练习，观想神识离开自己的肉体，自由选择自己下一世转世的地方。这个颇瓦法原本的用途，是为了往生到极乐世界，或者通过有选择的转世，来累积自己的修行直到成佛。

可问题在于藏传佛教里面很多“上师”都标榜自己是某某佛菩萨的化身，他们既然已经功德圆满了干嘛还要赖在六道轮回里不走？对此他们给出了这样的解释——**那些已经证得佛果的高僧大德之所以要放弃在极乐净土的安乐、忍受转世轮回之苦，是为了继续完成未圆满的“传教利众”事业，是为了世间众生的无私奉献——**这当然只是用来忽悠老百姓的说辞，**转世制度的真正目的，其实是为了解决藏传佛教政教权利与寺院财富的继承交接问题。**这个问题是政教合一的藏传佛教所特有的，因为其他佛教派系的上师通常没有这么大的权势，自然也就不会为“继承”问题过于烦恼。

在转世制度被发明之前，藏传佛教戒律并不严格，很多大成就者都会结婚生子，**其传承方式类似于印度教婆罗门祭司的种姓家族传承**。比方说萨迦派会在萨迦法王的种姓“昆氏家族”中选取男性继承法王头衔，竹巴噶举派的竹巴法王会在“郎氏家族”中产生，父子继承、叔侄继承的情况都有。直到13世纪末，噶玛噶举派极具创新地发明了转世传承制度，建立了黑帽法王噶玛巴世系（即大宝法王，但“大宝法王”称号要到15世纪明成祖赐封给五世噶玛巴之后才开始有），其他教派一看都觉得这办法好啊，于是纷纷跟进。后来随着宗喀巴改革，藏传佛教戒律的日益森严，出家人不能结婚生子，转世制度从此成为了主流，各种“祖古”横空出世。不光是藏传佛教，就连苯教都复刻了转世制度。转世在成功解决权利与财富的交接之外，意外地实现了大IP的传承。考虑到我有些读者可能年纪比较大，解释一下什么是IP。IP是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的英文缩写，这几年在互联网上的用法有点类似于“品牌”，**但IP一般特指个人品牌、文化品牌**，我这个“随水文存”公众号也可以算是个IP。

汉传佛教历史上不乏德高望重的高僧，远的有玄奘法师，近的有泓一法师，绝对都是大IP。但这些高僧圆寂后，IP影响力便随之人死灯灭。大家想想，要是像玄奘、泓一这种大IP能够一代代转世传承下去会有着何等巨大的影响力，其声望能够得到累世叠加，一搬出这个如雷贯耳的大IP，那些善男信女立马诚惶诚恐地顶礼膜拜……基督教世界的教皇正是一个类似的大IP——你不用知道现任的教皇是谁，一听“教皇”这个名号就会觉得很牛逼。

但要知道在藏传佛教中，这样能够代代相传的IP至少有好几百个，每个教派都有一两个顶级IP，区域性的IP更是数不胜数……本来一个啥也不是的小屁孩，一旦被认证为了某位上师的转世灵童，不但可以获得海量的资源，还可以直接继承前世的IP，顶着XX仁波切的名号受群众膜拜——别说群众了，**被认证为某个大活佛“祖古”的小屁孩，就连自己的亲爹妈见到他都要磕头。**

藏传佛教少数的几个顶级IP，吸纳了最多的崇拜，从而产生了核武器级别的巨大影响力……只消他们的一句话，就能让成千上万的追随者，不问

过去不问将来，天翻地覆慨而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

“西藏问题”的产生原因

//

写到这里，上师崇拜导致“西藏问题”的原因已然呼之欲出。

当年之所以会产生“西藏问题”，其根本原因只有一个——**在汉地推行的那套“民主改革”照搬到藏地行不通！**

照理说藏地有那么多穷苦农牧民，他们对于“打土豪分田地”的积极性应该都很高才对，结果在落实改革政策的时候却发现他们完全不配合。一方面长期的宗教洗脑，使得他们惯于将自己悲惨的命运归因于累世因果——一定是前世不修，才会今世受苦；另一方面，藏区的田地（藏语叫“谿卡”གཞིས་ཀ，即庄园）大部分都隶属于寺院和贵族——寺院的就是上师的，贵族的差不多也是上师的。**因为那些转世灵童很多都来自于当地大地主大贵族家庭**，几百年来寺院和贵族都对这里头的暗箱操作心照不宣。

那些在藏地推行“民主改革”的汉族干部们对藏地文化一无所知，还以为农牧民不愿搞改革仅仅是因为当地

蛮荒落后民风彪悍；后来我们的官方宣传里则说是上层贵族策划煽动的，其实哪里用得着别人煽动啊！

他们不明白那些穷苦的农牧民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早就跟宗教绑定在了一起，对上师的崇拜刻骨铭心——

上师对他们来说是佛陀在人间的示现，放着极乐世界的清福不享，忍受轮回之苦来帮助他们脱离苦海……

反抗上师、批斗上师、瓜分上师的庄园这种事，对于他们来说是想都不敢想的，光是这种想法就会让他们永世不得超生。

藏族信徒相信：“宁可割掉舌头也不能批评自己的上师，因为上师代表着佛陀本身，诬蔑上师就是诬蔑佛陀！”

因此想要动员藏人像打倒汉族地主资本家那样打倒上师，是完全不可能的。**甚至谁要是敢动这种“亵渎上师”**

的念头，谁就是藏族人的敌人；谁要是威胁到根本上师的安全，谁就是整个藏族的敌人，他们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来保护上师……（此处省略N万字，各位自己去墙外找书看吧）

另一方面，上师IP可以换皮继承，这使得“西藏问题”的解决也相当棘手。

由于藏人对根本上师不可动摇的信念和愚忠，通过宣传机器对根本上师

进行批判抹黑，只会酿成民怨和加剧宗教仇恨。就算把如今流亡在外的那位根本上师熬死，可他会有转世啊！我们可以在这边找个自己的灵童，难道外边就不会这么干吗？现在看下来，将来大概率会在两边各找一个灵童，互相指责对方是假的……这显然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争议和人心的分裂还会长期存在。

可以说，**“上师崇拜”一日不破除，“西藏问题”一日难解决。**

那么，“上师崇拜”有没有办法破解呢？

在研究了佛教特别是密教的历史之后，**我认为“上师崇拜”本质上是一种“反佛法”的行为。**

然而藏传佛教必须“反佛法”——且不说所有的所谓“神通”以及大部分的所谓“密法”都是外道巫术，我前面说过佛陀打造的是一个“开源系统”，他生前千叮咛万嘱咐，教大家千万不要执着于他的教法，甚至在圆寂前否定掉了自己49年来说的法；**认为必须依止上师才能学习佛法、必须经由某个法门才能解脱，本身就违背了“四依四不依”的精神。**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判断标准——**在佛法当中，但凡任何告诉你“必须这么做”**

或者 “ 一定不能这么做 ” 的规定，都必定是邪见。 假如说没有上师就无法开悟成佛，那请问释迦牟尼的上师是谁？他是怎么成佛的？当然，后世假托佛陀编写的大乘经典《法华经》专门为这个问题打过补丁，说释迦牟尼的成佛是 “ 久远实成 ”，只是专门到这个世界上示现成佛，以度化众生...那么 “ 久远实成 ” 之前佛陀是哪儿来的呢？这其实有点像把逻辑绕回了 “ 造物主究竟是谁造的 ” 这个问题（参见《[作为造物主的 “ 唯一真神 ” 究竟是谁造的呢？](#)》）。

“ 开源系统 ” 原本跟早期佛教的 “ 去中心化 ” 状态十分适配，**但藏地搞出了 “ 政教合一 ” 这种极端的权威中心化制度，就注定了他们需要对系统底层代码进行大幅修改。** 一方面，通过设置 “**灵童转世**”，将 “ 自动继承条款 ” 加入了开源协议，增加了系统稳定性；通过推行 “**上师崇拜**”，将开源代码的访问和修改权限收归宗教精英阶层所有；另一方面，它虽然保留了多教派并存的开放性，却指定了格鲁派作为 “ 官方稳定版 ”，**使得藏传佛教成为了一个 “ 有限开源 ” 的半封闭系统。**

系统越是封闭，就越能通过自我神圣化构建起不容置疑的语言霸权，对信徒的人身控制能力就越强，伊斯兰教就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藏传佛教对信徒的人身控制能力、洗脑程度，在所有佛教派系中居首。我见过不少信徒由于对上师的盲目崇拜，一个个都是纯纯的“恋爱脑”，容不得对上师有任何冒犯，丧失了最基本的是非判断能力。你是没有办法跟那些已经被洗脑的信徒讲道理的——你如果质问基督徒，为什么全善全能的神容许苦难的存在，他们会说“上帝的神圣安排超出人类的理解”；你如果质疑当代的一些灵修主义，那些信徒则会说“你的振动频率不够，所以无法理解高维度真理”；而像我在这篇文章里如此评价佛陀和那些“高僧大德”，必定会有信徒批评我“凡夫妄念测度圣境”……这些逻辑其实都是异曲同工，用“神圣不可知论”排除一切反证。我只能说人们永远会为自己想要相信的事编造理由、为自己不想相信的事编造借口。

比方说很多人都知道噶玛噶举派的十七世大宝法王噶玛巴，在他二三十岁的颜值巅峰，有很多女生都对他痴迷得不得了，为了他皈依藏传佛教，

我当年起码认识一打想要嫁给他的

花痴。但这货不但是个先后叛逃两次的三姓家奴，而且我很早就听说过关于他的绯闻，然而对于这类没有实证的风言风语，我一般不会去传播。

2019年的时候大宝法王的绯闻坐实，有个女信徒站出来揭发了大宝法王对她的性侵，证据除了照片外，还有11段长达18分钟的对话录音。录音中牵扯到了另一位大名鼎鼎的**宗萨钦哲仁波切**，他教唆这位女信徒“献身”，并默认了对方说他是“皮条客”的指控……据这位揭发人说，她自己只是众多受害者之一，她希望通过自己的挺身而出避免更多女生受伤害。

老实说，我长期混在藏传佛教圈子里，跟正儿八经的大活佛一起喝过酒吃过肉，**和尚窝里毁三观的淫邪之事耳濡目染得很多**，早已见怪不怪。有些事确实是道听途说的，诸如某个仁波切包养情人，把孩子都生了下来结果不认账；而有些事却是直接发生在我认识的人身上——我有认识把自己下体照片发错给别人的僧人，也有认识被认证为转世祖古后因鸡奸确诊罹患艾滋病的准仁波切……所以当听到大宝法王的丑闻，一点都不吃惊。

噶举派本身就是出了名的双修教派，**特别重视密法**，而且这些密法全都靠口耳相传，“噶举”这个词在藏语中正是“口传”的意思。噶玛巴传到现在第十七世，**历史上大部分的噶玛巴都死于三四十岁的壮年，能活过六十岁的相当稀罕**——三世55岁，四世43岁，五世31岁，六世37岁，七世52岁，八世47岁，九世47岁，十一世26岁，十二世29岁……古代虽然人均寿命低，但那主要是被儿童高夭折率给拉低的，一旦活过成年，大部分活个五十多岁没啥问题。可大家看历代噶玛巴，作为法王生活条件应该不会差吧？作为出家人应该更加能够长寿吧？为啥普遍都死那么早呢？——其实就是纵欲过度，色字头上一把刀啊！

大家可别以为这是我的凭空揣测——揣测固然有一点，但绝不凭空。噶举派的招牌教法叫做**密宗大手印**，由于双修法会用到很多隐晦的黑话，这个“大手印”其实跟“手”一点关系都没有，是用“手”的灵巧万能来比喻“诸法空性智”，梵文 Mah ā mudr ā引申出来的意思是**“空乐智慧双运至高无上的印契”**——有点内意思了吧？

大手印作为密教无上瑜伽续的核心概念，是无法脱离双修的。噶举派的祖师**帝洛巴**（ Tilopa ）和**那洛巴**

（ Naropa ），都有多个与自己一起修行的“佛母”（ Dakini，也叫空行母）。其理论依据是在做爱接近高潮的时候，让“风息入住，融入中脉后，拙火炽燃，生成大乐光明”……这些原理都是用黑话写的，比方说“拙火”指的是前列腺部位，大家可以自己提肛意会，我个人猜测可能是一些可以唤起前列腺快感的性爱技巧。

所以大宝法王为了修行密法，找几个甘愿奉献的“佛母”、“明妃”啥的，那是自古以来的传统，属于半公开的秘密，大家都是看破不说破，根本没啥好大惊小怪。然而面对这样的爆料，大宝法王的弟子们先是恼羞成怒，为保护上师反咬一口那位女生是神经病、妖女；

后来由于实在无法抵赖，大宝的信徒们又脑洞大开地编出了一套“大棋党”言论，**说大宝法王有预知未来的神通，爆出丑闻自毁名誉乃是他自己一手安排的，目的是为了降低自己的威望和价值，以避免被境外势力利用，事态的一切发展都在大宝法王的预料之中，像我们这种凡夫俗子理解不了**

大宝法王的甚深智慧与良苦用心

心……（详见《大宝法王疑似“绯闻”内幕分析》）

按照噶举派的说法，修显教大手印必须结合密法修习密教大手印，才算“圆满修习成佛之道”。这是因为，显教大手印，从彻底证悟性空见到本元心性，也只能成为佛的法身之因，证佛法身，但按佛教说法，成佛要具备三身，法身之外尚须有报化二身的修法；显教只求悟心，无有修报化二身之法，况且人的心是离不开这个物质之身的，所以修心之后还要修身。修身就是密教中无上瑜伽的圆满次第。在《米拉日巴传》中非常强调“身”的重要性，说“身中有佛”，密宗提出“即身成佛”说，就是心解脱，身也要解脱。这个有漏的五蕴之身要成佛，就要净此身，使其成为光明虹霓之身。因此，需要上师最高的密法要门才能办得到。密教的修身就是修风息，密教的观点是心物互有论，或心境互有论，他们认为，人的意识活动是有物质基础的，此基础就是“风息”，心是离不开物的，心有活动，气就随之而动，所以，瑜伽法就是控制自己的气息，让气息在一定的轨道中活动，这轨道就是脉，无上瑜伽之圆满次第的修法，主要就是修风脉。通过修风脉，排除烦恼障和所知障而见法性，不见法性，也就不能成佛。这个所知障是最难断除的，密法就是用来断除所知障的。

噶举派修身的法门是“那饶六法”，其中最要者为修脐轮火。噶举派的密教大手印，是指风息入住，融于中脉后所生的

—56—

大乐光明，这就是一切无上瑜伽续部中的精要之法。修大手印时，最初应现见此本元心，在此上应引见息入、住、融于中脉，因此首先应参证本心的体相，即于此上，专一而住，于是风息入、住、融于中脉，再依仗此力，脐秘密轮处，拙火炽燃，由此引起化溶乐，生起“四喜”^①，将本元心转成大乐体性。此大乐性缘空性境，成无分别，成空乐智，如是修习“空乐双运”，即方便胜智双融而修大手印，此名为唯一白法。这就是密教大手印。它是显密结合而修的方法，噶举派说，按此法修“能熄灭一切生死苦恼，解脱成佛”。

▲关于大手印密法原理的解释。密宗强调的“即身成佛”说白了其实就是最大程度唤起肉体快感、延长性高潮时间，欲死欲仙直登极乐……吸毒也能达到同样效果

图文内容：

按照喝举派的说法，修显教大手印必须结合密法修习密教大手印，才算

“圆满修习成佛之道”。这是因为，显教大手印，从彻底证悟性空见到本元心性，也只能成为佛的法身之因，证佛法身，但按佛教说法，成佛要具备三身，法身之外尚须有报化二身的修法；显教只求悟心，无有修报化二身之法，况且人的心是离不开这个物质之身的，所以修心之后还要修身。

修身就是密教中无上瑜伽的圆满次第。在《米拉日巴传》中非常强调“身”的重要性，说“身中有佛”，密宗提出“即身成佛”说，就是心解脱，身也要解脱。这个有漏的五蕴之身要成佛，就要净此身，使其成为光明虹霓之身。因此，需要上师最高的密法要门才能办得到。密教的修身就是修风息，密教的观点是心物互有论，或心境互有论，他们认为，人的意识活动是有物质基础的，此基础就是“风息”，心是离不开物的，心有活动，气就随之而动，所以，瑜伽法就是控制自己的气息，让气息在一定的轨道中活动，这轨道就是脉，无上瑜伽之圆满次第的修法，主要就是修风脉。通过修风脉，排除烦恼障和所知障而见法性，不见法性，也就不能成佛。这个所知

障是最难断除的，密法就是用来断除所知障的。

噶举派修身的法门是“那饶六法”，其中最要者为修脩轮火。噶举派的密教大手印，是指风息入住，融于中脉后所生的大乐光明，这就是一切无上瑜伽续部中的精要之法。修大手印时，最初应现见此本元心，在此上应引见息入、住、融于中脉，因此首先应参证本心的体相，即于此上，专一而住，于是风息入、住、融于中脉，再依仗此力，脐秘密轮处，拙火炽燃，由此引起化溶乐，生起“四喜”，将本元心转成大乐体性。此大乐性缘空性境，成无分别，成空乐智，如是修习“空乐双运”，即方便胜智双融而修大手印，此名为唯一白法。这就是密教大手印。

它是显密结合而修的方法，噶举派说，按此法修“能息灭一切生死苦恼，解脱成佛”。

然而如何拒绝美国的“好意”，这可费脑子了。

于是，发生了性丑闻：大宝法王自废武功！

美国乃当今世界第一强国，想要抵抗美国意志谈何容易？大宝法王无可奈何，只能想出一个绝招——自废武功，因此便有了本文开头所说的性丑闻一事。

大宝法王通过性丑闻来毁掉自己在藏传佛教和藏族人民心中的崇高名声，不仅能使自己从中美两国的夹缝中全身而退，更能保全藏族同胞的安全。数百万藏族同胞的安危和自己的名声相比，利弊得失高下立见！



▲噶玛巴脑残粉自己编排的“真相”

图文内容：

然而如何拒绝美国的”好意”，这可费脑子了。

于是，发生了性丑闻：大宝法王自废武功！

美国乃当今世界第一强国，想要抵抗美国意志谈何容易？大宝法王无可奈何，只能想出一个绝招——自废武功，因此便有了本文开头所说的性丑闻一事。

大宝法王通过性丑闻来毁掉自己在藏传佛教和藏族人民心中的崇高名声，不仅能使自己从中美两国的夹缝中全身而退，更能保全藏族同胞的安

全。数百万藏族同胞的安危和自己的名声相比，利弊得失高下立见！

我只想对这些信徒说：有病还是早点去医院看病吧，光靠崇拜上师只会让病越来越重。

2023年老和尚吸舌头一事被爆出后，信徒也是类似反应。他们愤怒地谴责媒体，罔顾事实地为老和尚的行为寻找合理性，聚在一起痛哭，比死了亲爹妈还伤心——这其实是人进行自我保护的本能，**当你的整个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都跟某个上师相绑定时，对上师的崇拜可说是三观的锚点；你原本深信上师是佛菩萨转世来人间拯救你于水火的，突然发现完美无缺的“御弟哥哥”居然是“天蓬元帅”，这怎么让人接受得了？否定这个上师就是否定你的整个人生、否定你曾经为他所付出的一切，会导致信仰崩塌乃至三观崩塌……**所以“上师崇拜”这玩意儿一旦形成，就跟思想钢印一样牢固；哪怕已经捉奸在床，也必须安慰自己说：他俩只不过是在一起温习作业……被上师背叛的代价是自己所承受不起的。

可是呢，就好像渣男往往都是被无底线的纵容制造出来的，这些上师之所以有腐化的机会，也正是因为信徒无

条件的盲目崇拜所导致——**当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就相当于给了TA伤害你的权力，崇拜也是一样。**

这个世界上，人被权力所腐蚀的例子实在是数不胜数，少有人能逃过权力的魔咒。大家想想，连高校里的导师、拍电影的导演，都知道利用手上那么一丢丢小权力搞各种潜规则；上师被赋予的权力如此之高，有多少人能抵挡得住这种诱惑？

他们头上的光环再怎么耀眼，也不过是跟我们一样的肉体凡胎，既然他们会老会病会疼会饿，那他们就会想钱想女人，会贪图各种物质上的享受，会找机会给自己的亲戚们谋利……我相信其中有些人经过修行确实能够摒弃七情六欲，**但大部分终究只是凡夫俗子，而且还是饱受压抑心理扭曲的凡夫俗子。**

永远不要去考验人性，哪怕对方是上师；上师只是他披着的外皮，光鲜的外皮之下，仍是那个满身弱点的凡人。

//

结语

//

归根结底，“上师崇拜”是制度的产物，唯有改变制度才能破解。

目前，佛教对藏地知识系统的垄断已经被打破，但上师灌顶传承密法的仪轨、以及“活佛”转世制度依然特立独行地存在着，躲在神秘的面纱下吸引着世人……可悲的是，佛法中真正有价值的思想，往往因其枯燥高深被世人所忽视；反倒是这些并不属于正法的巫术实操，让大批不明真相的

“佛教徒”趋之若鹜，前赴后继将自己奉献给上师、盲目地无条件相信和服从上师。

从表面上看，“上师崇拜”是佛教徒对佛陀崇拜的一种投射——既然佛陀已经不在人世，于是把上师当作了佛陀在人间的示现。但从更深层次的，

“上师崇拜”是人性的必然，就跟崇拜耶稣、崇拜真主、崇拜各式各样的明星偶像一样，出自于人性内在的弱点——**对意义的渴望、对归属的渴望，对认同的渴望，以及对爱的渴望……**

人类借由崇拜，让自己成为某个群体的一部分，从而获得自我认同和归属；人们借由崇拜，得以定位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从而寻找到生命的意义；人们借由崇拜，将自己实现不了的成就、愿景投射到自己想象出来的理想化个体上，以寻求心理上的安慰和满足……

制度性的问题可以通过制度改革来解决，人性的问题却几乎无解。我所认识的那些崇拜上师的汉地施主大部分都是女性，物质上大都十分富足，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几万块一个包说买就买——毕竟，忙着为生计奔波的人怎么可能有这份闲钱闲心去供养一个远在天边的仁波切？但她们普遍生活不如意、家庭不幸福，深藏着各种不为人知的忧伤，或是夫妻不睦，或是不孕不育，宗教成为了她们逃避现实的慰藉，慈眉善目和蔼可亲的仁波切顿时成为了她们想要牢牢抓紧的救命稻草……

可以说，“上师崇拜”是一种双向奔赴——**只要有不幸福的人在，宗教就永远会被人所需要；**就算没有藏传佛教的上师让人们崇拜，人们也会去崇拜其他一些什么东西。

如此想来，“**上师崇拜**”**绝不算是最坏一种崇拜**。藏传佛教里一定有好的上师，即便是那些伪善的上师，基本上也只谋财骗色不害命，而且不骗穷人，其良心程度跟贩卖成功学课程的PUA大师相当；上师收完钱之后起码知道要干活儿，会给你指点人生意义提供情绪价值，为你灌下鸡汤让你感

你钱还要你命的真主。

只是上师崇拜所导致的“西藏问题”仍是任重道远，在各方博弈下已然陷入近乎无解的僵局。或许只能花几代人的时间，将其慢慢磨平。

作者：随水





